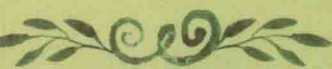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锐女作家
焦阳
最新婚恋力作
华美来袭!

XINGFU
SHIXISHENG



焦阳 —— 著

做一对幸福实习生，
是因为爱得起放不下，
是失望之后依然希望，
是纵使险恶之后仍选择我愿意！

幸福实习生

幸福实习生

焦阳
——
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实习生 / 焦阳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229-11183-0

I. ①幸… II. ①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2792号

幸福实习生

XINGFU SHIXISHENG

焦 阳 著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朱彦谚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卢晓鸣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 240mm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95千

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183-0

定价: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- 第一章 领证未遂 / 1
- 第二章 骑虎难下 / 13
- 第三章 隐婚男女 / 29
- 第四章 闪离大战 / 47
- 第五章 三次断供 / 59
- 第六章 出游风波 / 73
- 第七章 啃小风云 / 93
- 第八章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盘小九九 / 107
- 第九章 前儿媳驾到 / 125
- 第十章 情场职场 / 143
- 第十一章 狭路相逢 / 159
- 第十二章 实习是把双刃剑 / 175
- 第十三章 覆水难收 / 183
- 第十四章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/ 193
- 第十五章 都是宝贝惹的祸 / 203
- 第十六章 祸兮福所倚 / 219
- 第十七章 实习期满转正 / 229



第一章 领证未遂



今天，是婚活女花萍同学终结单身生涯的重大日子。花萍咨询了民政局精准的上班时间，早早把全部相关证件放进包包里，甚至连领证后跟安宴拥抱的姿势、要说的誓言都反复练习得滚瓜烂熟，她唯一忽略的就是天气，预报说晴，却是雷阵雨。

昨夜漫漫，花萍只睡了两三个小时，就再也不能眠了，这失眠是兴奋的、快乐的、凯旋的，就像女骑手在草原套马大赛上排除万难套中一匹烈性长鬃马，又如驯兽师历尽千辛将一头猎豹调教得会钻火圈、踩单车，会说I ONLY LOVE YOU。是的，安宴就是那匹暴烈但风采出众的长鬃马，就是那头狡猾、顽劣却潜力无极限的猎豹，一个27岁的不婚主义者，一个玩心很重的熟龄正太，一个带出去很拉风的花样美男。

窗外，小区广场上的广场舞大妈们还没鸣锣收兵，白鸽般朗逸灵动的阳光已经探头探脑进屋，映得梳妆台前花萍的一张俏脸，格外明媚动人。花萍与安宴同岁，生日比他大六个月，可花萍坚决不能容忍安宴喊她姐，一声半声都不行，喊了立刻翻脸，她希望安宴永远比她大，大成她可以依赖的靠山。

本职是市文工团歌舞演员的花萍，兼职在文化宫做瑜伽教练，脸庞、身段与气质，都可媲美芭蕾四小天鹅。那些年少时我要成名的明星梦、台柱子梦也曾霸占着她所有的青春时光，随着腰伤、韧带伤的累积，随着年岁渐长红颜易衰，随着对生活的参悟和觉醒，那些梦幻之城已经不攻自破随风凋零了，取而代之的“我想有个家”的强烈欲望让花萍彻底从不食烟火的舞台下凡到了浓油酱赤的人间，以一个迟到者的心态要把从前失去的统统抓住，比如爱情，比如婚姻，所以，她成了一枚婚活女。

一个眼妆，花萍就画工笔侍女般化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唇妆，花萍就换了三种口红，涂了又擦，擦了又涂。花萍抬头看看表，时间尚

早，不急，再过两个小时，她和安窆往民政局一进一出，他们就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保护的合法夫妻了，他们就往彼此头顶戴了一顶婚姻桂冠（其实这形状怎么看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），他必须说爱她，每天晚上必须睡在她身旁，再有美女贱贱地腻上来，她大可一拐安窆脖子，英姿飒爽地开腔：“他是我的人，赶紧滚，要不我安花氏掏出小红本本摔你一脸！”想到这儿，花萍乐了，这是她对那个小红本本最强烈的憧憬，至于结婚以后呢，怎么柴米油盐，怎么饮食男女，怎么风雨甘苦，她拿出一把锁把这些问题统统“咔嚓”一锁，留待婚后再临阵磨枪不快也光。

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任老妈在卧室门外催了几次，花萍依然不紧不慢对镜精心打扮，添一分则浓减一分则淡的清新日妆，神采飞扬的梨花头，勾勒出完好身段的米色羊绒套裙，肩上随意围着玫红银丝的爱马仕丝巾、脚上一双镶满七彩宝石的坡跟小船鞋，花萍上下左右端详，终于满意地点点头，给自己打了一百分，今天民政局里来领证的新娘之花肯定非她莫属了。

花萍起身，向门口走去，突然顿足，急匆匆折转回来，在堆满衣物配饰的床头好一阵摸索，翻出一个新生儿软枕头，小心翼翼塞进腹部，系好，对镜照了又照，确认毫无破绽，这才飞出卧室，在餐桌上扫了包牛奶，头也不回冲爸妈打招呼：“爸，妈，我再不出门就晚了，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哈，中午饭你们可别做，我请客，不，安窆请客。”

花萍妈抓起两只豆沙包追出门，可花萍已经一溜烟跑下楼梯，花萍妈冲餐桌旁看报纸的花萍爸无可奈何摇摇头：“真没见过咱家丫头这么恨嫁的，今天不过是去扯个证，她就跟上花轿般张罗了大半夜捎带一早上，这个小没良心的，她就这么急着从这个家飞出去啊！”

花萍爸放下报纸摘下花镜，化解老伴心中块垒：“粥都凉了，要



不我给你热热？别总想着咱把养了二十七年的宝贝丫头拱手送给了安窠，安窠父母不也是把养了二十七年的宝贝儿子拱手送给了花萍？将心比心，放心吧，咱不是少了个女儿，而是多了半子，这么一算，咱挺划算的。好啦好啦，赶紧吃，吃完再核对一遍女方宾客名单，今天上午就得去送喜帖，不然怕是来不及了。”说完，花萍爸在自己肚子上比画了个半圆，言外之意是怕花萍一天大似一天的肚子等不及。

花萍妈端起粥锅去热粥，补上一句：“要不是花萍闯下这没后悔药补救的祸端，我绝不同意她嫁给安窠，我都托人打听了，安窠那小子是帅，可工作上没个正形，一年能换三份工作，以前谈恋爱时还有女人为他寻死觅活的，生活作风能正派到哪儿去？咱花萍人才、工作、品行都是百里挑一，嫁他亏大了！”

花萍爸冲花萍妈的背影皱皱眉：“小心花萍听见又不高兴了，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咱就一切向前看吧。”

这时，身在出租车上的花萍接连打了三个喷嚏，她不知道爸妈正在家里念叨她，她只知道，如果一向反对她跟安窠在一起的爸妈此刻得知她是假怀孕，会坐火箭来追捕她，把她剃光了头发锁家里，让安窠这一篇儿彻底翻过去！如果不婚男安窠此刻得知她是假怀孕，会坐火箭逃离民政局，躲流感一样躲着她，继续做他的花花大少，得过且过得乐且乐。而她只能把这只羽绒婴儿枕撕碎一口吞了，要么被噎死，要么继续当她的婚活女，独自去餐厅吃饭要忍受“拼桌”的不公平待遇，在办公室动辄拉下脸色就被人窃窃私语是“老姑婆脾气”！亲朋长辈见面俱是复读机般重复，什么时候吃你喜糖？未来老公是做哪行的？有一次，团里一个花心男演员玩短信偷情，老婆大人跑到公司里清查谁是短信署名“寂寞玫瑰”，这悍妇拦住花萍去路不依不饶盘问，花萍掐腰呛回去，让她拿出证据来。她中气十足，单身女人个个看起来都像随时会诱拐良家已婚男！花萍虽然知道跟这种怨妇一般

见识是愚蠢的，但还是无法屏蔽掉这种不公平待遇对她的严重打击，到家抱着枕头哭了个稀里哗啦，自此醒悟，爱情不会像馅饼从天而降砸到你面前，爱情没等来反倒等来一鼻子灰一肚子心酸，趁早做个主动出击的猎爱女！

想到这儿，花萍给安窈打去电话，那懒虫还在赖床，她只得给未来大姑姐安可打电话，安可拍胸脯保证半个小时后安窈会准时出现在民政局大门口。

民政局门口，安窈竖着外套领子，拱肩缩背，睡印子还没完全从脸上消退，一脸的别扭，像是谁欠了他两百块钱，衣裤鞋子依旧是昨天见面时那一套皱巴巴的，相比一旁的新人们，有捧着玫瑰的，有录像的，还有带亲友团观礼助阵的，他们倒像是来把大红本本（结婚证）换成暗红本本（离婚证）的。

安窈手插裤兜，瞥了一眼花萍，淡淡一句：“不就是来领个证，又不是举行结婚典礼，你干吗穿恨天高，宝宝能受得了么？”

花萍吐吐舌头，心想，安窈眼睛可真毒，差一点就穿帮，嘴上辩道：“今天这么隆重喜庆的日子，我当然要盛装以表重视了，快走，不然一会儿又得排队了。”

安窈不紧不慢跟着，嘴里还在嘟哝：“不就是领个证嘛，请事假、扣工资还得搭上一场难能可贵的懒觉，你非要大清早抢这头彩，难道下午领证我儿子就会从你肚子里跳出来？”

花萍取号排队，回头笑问：“如果宝宝真从我肚子里跳出来，你还会娶我吗？”

安窈难得的一脸正色：“乖，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东西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四不男人——不承诺、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，在我能对女人负责之前我必须先学会对自己负责，我两年换五份工作，房是借住父母家，如果你能等到我35岁公司上市，我会给你一场世纪婚礼，



然后我40岁退休，我们周游世界，可你现在突然有了宝宝，我爹妈都把刀架我脖子上了，在做杀人凶手和落魄新郎之间，你觉得我何去何从？我不是咒你跟宝宝哈，如果这一切只是浮云，我还是希望跟你谈风花雪月的恋爱，远离那个麻烦琐碎的婚姻，我们做一辈子的恩爱情侣好不好？”

花萍甩开安窈的手，沉着脸答：“不好！你见过有人发50年的高烧么？爱情就是一场高烧，我要在你退烧之前让你转为永远也好不了的慢性支气管炎（妻管严）！”

花萍本想着木已成舟，如果安窈能说出即便没有宝宝也会娶她的滚烫之言，她当即就会掏出小枕头扔垃圾箱去，提前让他“解套”，可他依旧死性不改，玩世不恭，那她就只能把小枕头揣踏实了，等领完证等安窈成了她的人，再揭晓谜底不迟。

排队，核对证件，工作人员例行问询，填表，花萍恨嫁心似箭，大有建国立都甲天下之成就感。安窈磨磨唧唧神思恍惚，认定自己即将悲催地沦为一匹上了笼套订了铁掌的役马，累死累活拉着婚姻这盘磨，死而后已。

仔细认真审核完所有手续，工作人员抬起钢印正要盖下去，花萍将准备好的两包高级糖果双手奉上，身后传来一声霹雳：“印下留人！安窈是个大骗子，他有老婆有孩子！”

工作人员的手悬在半空，定格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花萍石化。

安窈一回头，身后人群自动裂开，一个穿条lady Gaga破洞裤的尖下巴卷发女子正目光锋利冷硬地抱臂逼视着他，一个像极了樱桃小丸子的小女孩弱弱依偎在她身后，全心全意舔着一只特大号波板棒棒糖。

安窈脱口而出：“唐小喵，怎么是你？”

唐小喵上前两步，拈花含笑：“这么多年别来无恙啊，若是你跟四年前有什么变化的话，那就是你更帅了，更是痴心女人的克星了，你换了公司换了手机号，幸亏你家住址没有换，我是从你家赶过来的，放心，我只跟咱姐安可交了底牌，安可现在肯定在跟咱爸妈开会研究童童的入住以及上幼儿园问题呢。”

安窈只觉得嗓子眼发甜，眼窝发酸，结结巴巴说：“唐小喵，你毁我人我认了，可你不能太狠了，是是是，我知道，当初是我对不起你辜负了你，有了你还跟别的女人腻歪，可你也甩了我一巴掌挠了我一脸猫爪子印，临走前把我的银行卡刷爆，咱们也算扯平了吧，如今你还来搅什么局？”

唐小喵不依不饶：“扯平？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？我在你身上浪费了三年最好的青春，为了跟你长相厮守我放着响当当的‘空姐’不当转做地勤，可你居然脚踩两只船玩劈腿，分手一个月后我才发现自己怀孕了，那时候你被公司外派去了新加坡，我也发誓要自己养大这个孩子跟你再无半点瓜葛，可造化弄人啊，我爸中风住院，我妈奔波操持了这么多天，也跟着病倒了，我已经决定放弃这边的一切，回上海伺候我爸妈，童童我没法儿带走，两个老人加一个孩子，我实在无力招架，童童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她抚养她，至于照顾的期限有多长，你就诚心保佑我父母赶紧好起来吧，他们一好我就会来接走童童的，放心，我不会让童童妨碍你们太久的。”说完，唐小喵深深瞟了一眼花萍，“你们”这个词她吐得格外重格外长，有股子酒糟的烈味，看来，她对安窈并未忘情，即便这情是恨是怨是叹，她还是惦记着他。

安窈拉起唐小喵胳膊就往外走：“姑奶奶，我知道你艺高人胆大，当空姐什么场面什么人物没见过，可我求求你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别在这儿耍猴戏了，咱俩分手都4年多了，早就桥归桥路归路，你



不能平白无故拖个孩子来讹我，我见过‘坑爹’的，没见过‘讹爹’的，你别闹了，赶紧带着孩子该干吗干吗去，你爸妈那边有用得上我出钱出力的地方尽管招呼，我一定随叫随到，咱俩的情分也仅止于此了，你要非撒泼滋事，我可不客气了！”

唐小喵反手给了安窆一巴掌：“安窆，你这么不像男人不仗义，那就是把我往不要脸的路上逼。你可以找时间去做个亲子鉴定，医院门朝哪儿开，不用我指给你吧？”

唐小喵的话字字如重磅炸弹，炸得安窆皮开肉绽，炸得花萍还魂回神儿，花萍抬手给安窆又补了一巴掌，安窆双手捂住热辣辣的脸颊，眼巴巴地望着花萍，大气不敢喘。

花萍怒斥：“浑蛋！作孽啊！我怎么瞎了眼猪油蒙了心，一心要嫁给你这人渣？咱俩玩完了，领证这事就当没发生过，你以后千万别来找我别说认识我，我丢不起这人！”

说完，花萍怒气冲冲向门外走去。唐小喵在她身后扬声送上一句：“哎，那姐们儿，你可千万别恨我，我这也是捎带着为你好，等你嫁他之后才发现他花花太少的猥琐嘴脸，还不如早分早脱身，早点另找个好男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呢！”

安窆捂住唐小喵的嘴：“姑奶奶，你少说两句不会变哑巴！”

身后的人群发出奚落的哄笑和揪心的叹息，民政局这么严肃神圣的地方今朝成了耍猴戏的舞台，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婚姻标签？草率，任性，稚嫩，难堪大任啊，婚姻，于他们实在是一副担不起的担子。

花萍跑出民政局大门口外，安窆紧追上前从背后一把抱住她：“乖，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，别这样，你肚子里的我儿子可受不起这折腾。”

花萍回身啐了安窆一口：“呸，别跟我提这个，凭你也配？你给

我滚，马不停蹄地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，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！”

领证未遂，此刻已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安窦，只得拿出他以往对付女人的必杀技，他偶像剧男主角上身般吹吹发梢，调整好眼神的杀伤力，再端出满当当的温柔，至于脸上的唾沫星子他就当是古龙水吧。

安窦深情款款继续拥紧花萍：“乖，你跟我在一起多久了？你见那个女人才几分钟？为什么我说的话你不信，她说什么你信什么？你应该庆幸，你老公是这么一个极富魅力的男人，就连来领证，都有别的女人哭着喊着搞破坏，至于那个孩子，不过就是她达到拆散我们目标的一个小道具而已。这件事反证出你慧眼识英雄，你老公绝对是一只绩优股，你放心，现在、将来我只钟情你一个，其他神马的都是浮云，现在正是我事业上的冲刺阶段，有你这个贤内助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保证35岁时咱们的公司就上市了，40岁我退休陪你周游世界……哎呦哎呦……你怎么暗箭伤人……”

安窦这套老三篇花萍听得都会背了，起初听得稀里糊涂感动过，也因为这点酵母再加上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等要素催发出了一份爱情，后来就过得且过的当他唱情歌了，如今听来竟是天大的讽刺，一个男人连哄女人的招数都不愿意动动脑筋花心思来点新篇儿，可见他自以为吃定你了。就在昨天，就在大红本本的钢印盖下来之前，花萍还笃定爱情是复杂的，婚姻是简单的，扯证，就是把两个人的笑脸映到一张相片上，像父母那样柴米油盐一辈子，这就是婚姻。今天，她有了完全不同的体会，原来爱情是简单的，就是一根直线，婚姻，则是一团被猫咪搞得乱七八糟的毛线球！

急火攻心，花萍出于情感上的自卫反击，抬起脚上那双恨天高，上一秒的美丽武器这一秒变解恨凶器，用力向安窦的尖头小牛皮鞋扎去，安窦的迭声尖叫，证明他的脚趾非死即伤，活该！



安窦抱起左脚又揉又跳高，一贯对他柔顺有加的花萍这会儿成了花木兰，令他震撼有余刮目相看，依照安窦的个性，此时此刻他应该仰天大笑出门去，从此相见是路人的，不是么，他不想结婚，这下正好解套，他不想被女人束缚圈养，这下正好重获自由，可他没有，疼得眼泪花花的还是怒不起来，还是哈巴狗一样围着花萍摇尾乞怜，事后他想，自己可能是忌惮花萍肚子里的孩子，是怕在父母那里交不了差，还有就是自己着实理亏，再无其他。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之后，再次站到这个地方，他才惊觉，原来，他早已不知不觉爱上了她，这是唯一的理由，这个发现把他自己吓了一大跳。

花萍这一脚下去挺解气，看着安窦那副衰样更觉过瘾，遂手脚并用起来，“恨天高”胡乱踹过去，手里的手袋也舞成了流星锤，劈头盖脸招呼安窦，安窦那张俊脸立刻添了几道“猫须”，饶如此，花萍嘴里也不肯饶他：“明贱易躲暗贱难防，对付你这贱人就得下狠招！你别想赖，你辜负过人家吧，劈腿也是事实吧，人家为你浪费了三年大好青春吧，这些都是真的，那小女娃岂会是假的，别腹黑地以为哪个女人不会生孩子，你们分开这几年她肯定招惹过别的男人，我也是女人，我现在就用拳头告诉你，哪个女人都会生孩子，可有一点，她们只肯为最爱的男人吃这份苦受这份罪生孩子！这一比，我还真被她给比下去了，她比我更了解你的丑陋嘴脸却依然死心塌地爱你，她比我承受更大的压力却咬牙选择了伟大，我想我真是不够爱你，我只敢拿宝宝要挟你结婚，却不敢真正为你生个孩子！”

说着，花萍从衣襟下一把扯出那只小枕头，照着安窦的脸狠狠摔过去，一脸决绝：“姓安的你给我看清楚，本姑娘从来没怀孕，你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去找那对母女了，我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美满，当然，我也会嫁个比你好一百倍的好男人，过上比你幸福美满一百倍的日子，你要还对我心存半点愧疚的话，唯一报答我的机会就是以后再

见是路人，你千万千万别跟人说认识我！”

说完，花萍眼皮都不再夹安窠一下，脆生生地转身，挺直腰板大步流星向前走，走过路口拐角，确定背后那束灼灼的目光没追上来，她眼眶里生生噙住的眼泪，这才天塌地陷地涌落，一发不可收。



第二章

骑虎难下